



福寿春

向中国传统小说魅力致敬
七零后作家悟出文学正道

李師江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I247.5/1527

2007

福寿春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福寿春/李师江 著. -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

ISBN 978 - 7 - 02 - 006210 - 2

I. 福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91810 号

责任编辑: 刘 稚

责任校对: 朱美凤

责任印制: 王景林

福 寿 春

Fu Shou Chun

李师江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 100705

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38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0.25 插页 3

200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30000

ISBN 978 - 7 - 02 - 006210 - 2

定价 20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 01065233595

创作札记(代序)

1. 我不断地告诫自己：你是在写生活，不是在讲故事，更不是炫耀奇闻异人。只需文字中点起人间烟火，便能将感知的生活意味传达出来。这种心态使得我的耐心回来，并且写得安详。

2. 回忆或者想像情节不是难事，但是回忆细节的现场感，想像彼时彼刻的“场”，这是一项很大的脑力劳动。凡在我能认真到这个地步的时候，会感觉到思维进行了长途跋涉的疲倦，晚上一般能睡得比较香。

3. 耐心、笨拙、诚实、细心，这是我目前能想到的要写好一个长篇的素质。

4. 感怀命运、感恩生活，这是惟一的艺术目的。

5. 一流的作家应该像人群中的上帝，既能洞穿善恶，又能以超越众生的情怀，捕捉人性中最亮的一缕天光。

6. 在小说中，极力去给读者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，无疑是愚蠢的写法。在一定程度上，小说是一个谜面，它提供了通往谜底的种种可能性。切记，这个可能性决不可故弄玄虚，只能通过艺术直觉来设置。

7. 语言的力量是个奇妙的东西。通常句句发力，注重言外之意，效果适得其反，小说的整体力量可能被消耗殆尽；而带着

福寿康

平常心的耐心叙事,收敛了作者各种炫耀意图的,往往是蓄势的笔法,如《金瓶梅》、《红楼梦》,平淡无奇却含着大技术。因为我总结自己的创作,认为以前的笔法刀刀见血句句发力,是硬桥硬马的路数,虽小有力量却整体无势;现在我追求的是太极拳一样的笔法,简中取拙,把浑圆的力量藏在整体感中,缓缓地 from 文本中传递出去。

8. 情怀很大,技术很小;世道人心很长,新奇观念很短。

9. 洞察力可依赖,灵感最不可靠;执着最要紧,而才气很容易把自己骗倒。

10. 小说中不存在什么可写、什么不可写的问题,剽悍的执着完全可以将任何内容与艺术殿堂打通。

11. 越是出主旨之处,越要写得不经意。否则,小说将成为某个社会问题的载体,或某个概念的诠释。毕竟,小说是属于它自己的艺术,或者是属于生活的艺术。

12. 典型人物的塑造,性格可以千奇百怪,最要紧的是足够的背景和逼真的细节使之成立,栩栩如生。如贾宝玉乃天下第一意淫情痴,人间少有奇人,作者将其置身豪门富户、儿女群中,又以其大观园洋洋一生来说这个情,是以成立,乃为绝品,让人感叹“天下真有这般人物”,此为一流。若感叹“天下竟有这般人物”疑之,则为二流。若感叹“天下断不可有这般人物”,则不入流。贾宝玉如是,林黛玉如是,刘姥姥、焦大亦如是,虽笔墨不同,道理一般。

13. 必须压抑住局部出彩。段子横出、奇话连篇是不诚实的炫技写法。此刻不能不想罗丹砍了巴尔扎克之手以戒之。

14. 慢,是纸本小说的一种美学;忍,是纸本小说的一种品质。

15. 闲笔难。古典小说多用诗词戏曲咏物传情,造成叙事舒

缓有致，且保持文人的游戏风度。今天小说中找闲笔，若用议论抒情，往往自取其辱。以状物写景来停歇叙事节奏，算是半闲笔。以不经意的此细节打断彼叙事，还是半闲笔，亦觉得太满。没有通用的方法，只能依实际情况，寻那不自伤的闲暇文字。

16. 心中有美学追求，笔下方有万方世界。

17. 对于小说中悲剧意识，我的看法：有苦无怨品自高。

18. 好的小说是诗，好的电影也是诗。没有诗的情怀，则写不出境界高远的小说，难成上品。有如此情怀的艺术家，本质上都是诗人，如曹雪芹、兰陵笑笑生，如侯孝贤、杨德昌、李安，心中皆有诗。此话并不稀奇，但逆向而言：若心中无诗，作品则难抵达一流。将此话一一对证，或可知晓奥妙。

19. 耐心的写作，作者须悟得“三美”。一、语言之美。即悟得汉语字句的美感，如导演对镜头的美感一般，如此，逐字逐句写下，美不胜收。二、生活之美。即对所写的内容有美学感悟、张力判断，形成驾驭能力，才能以生活为底，构造美学世界。三、创作之美。即言辞准确表达生活，捕捉人生况味，这是一种动作的美，充满写作的满足感、劳动的快乐，如此，写作才不是苦差使，而是一种游戏。孔子说：辞者，达也。这个“达”有准确表达的意思，言语的最高表现力，不外乎精确。写作之爽，尽在“达”中。

有如此“三美”，坐拥书斋之中，玩转万千世界，人生一乐事。

20. 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名作，有多数可用“粗糙”二字评价。这种粗糙在于对生活质地的锻造是粗糙的。而质地的锻造不是一件用聪明能完成的事，它非但需要做功课，又需要作者对生活的底子已有了悟，写作只不过是去完成它。从这个角度看，《红楼梦》完成了古典小说的质地，张爱玲完成张氏小说的质地。而能以质地去总结的作家，是极少的。

福寿康

21. 反高潮于我看来,不是一种技术,而是一种觉悟、趣味或者境界。当达到这种境界时,“反高潮”三个字也觉得俗了,因为艺术是不用反什么的。

22. 为文之道,有正有邪。歪门邪道,非欺即媚,极尽炫耀阿谀而自己浑然无知。正道者,乃诚实之道,用心之道。有人在邪道上腾挪迂回,不亦乐乎;也有人在正道上缓缓而行,穷一生创造一世界。

23. 上乘的叙事,如春雨入夜,润物无声,不知不觉,草已长,花已开,春天浑然已成——从不须突兀笔力去用力表现的。



人生在世，命有定数。不信命有自个儿的活法，信命的也有命理可循。西人循星座，中国人信生辰八字，辅以阴阳相生相克之理，祸福时运，都有预料之迹。故而有风水相师，精通命理征兆，预言祸福，窥探天机，又以此为职，替人指点迷津，寻求趋利避害之法。又据说那算命先生，因以泄露天机为业，常常命运不济，遭天谴而折寿，也是人生一大悖论。又有初识些不三不四理论者，信口雌黄，见人有钱言其好，见人无钱，又以言语相欺吓唬骗财，也能鱼目混珠，混得好饭吃，因其只骗人不欺天，倒不损害自己寿限。因而造就这世界真假莫辨，只能是信命者自己体会，不信者也无碍，宛如那尘埃一般，随风去也。

却说算命陈先生，肥胖白净，有福相。那一身行头，也颇清楚，上身是一白色短袖衬衫，干净齐整可见折痕，下面一条暗色肥大背带西裤，折痕也历历在目。戴一副黑色墨镜，俨然知识干部形象。左手拄一根黑色透亮拐杖，右手提一个精致竹笼，笼中是那叽喳蹦跳甚是伶俐的算命鸟。他每隔一两年都会来村

福寿

中一次，盘桓个十日八日，给村中有兴趣的老少算完了才走。他是个瞎子，以拐杖探路，这一日笃笃笃进了一家宅院，那拐杖却先探到地上一软物事，接着哼哼两声，陈先生叹道：“好大一头肥猪，却是谁家的？”

正是晌午时分，那厝里几户人在前厅乘凉，闲聊着吹穿堂风呢，一人回应道：“陈先生，是福仁家养的一口好猪呀！”

陈先生用杖子在猪身上探了探，那猪也不甚理会，顾自沉睡。陈先生吟道：“是好猪，却不是主人的！”那李福仁也在乘凉呢，憨笑道：“先生开玩笑吧，这口猪好养得很，又不往外跑，数我几年里最好养的一口猪，怎会不是我的呢！”

原来这口猪颇有口碑，打自买回来养起，噌噌噌长肉，自比普通的猪长得快，习性又好，邻里也啧啧称赞。说来奇妙，这猪天性不同凡响，吃完了不爱呆猪圈睡，爱跑出来在厅堂一卧，跟人呆一块儿，一动不动，似乎听人聊天，既而鼾声渐起，如一朵巨大的蘑菇在地上生长。大伙都夸这猪脾性好，年底长到四五百斤，李福仁可以起新厝了。

当下陈先生不再言猪，众人给他在厅堂让座，吃茶。他也放下笼子，取出纸牌，放出算命鸟，准备占卜的营生。也有人在众邻里之间招呼：“陈先生来算命了。”便有一干妇女小孩也围来凑热闹。陈先生将他人生辰八字与那算命鸟说了，算命鸟便跳出来，在斜摊开的纸牌上抽出一张，递与陈先生。陈先生便拈了一颗黄谷喂了，然后细看此牌，娓娓道出那命运玄机，众人屏息侧耳倾听，此情此景暂不细表。且道这猪，到了年底，长了好大肥实的个儿，不下五百来斤，李福仁叫了屠夫李细嫩，凌晨时分杀了，分了几担到街上摆上架。众人起来时只见地上有几摊猪血的痕迹，都奇了，道：“这么大一口猪杀了也不见猪叫声，好不清静利落！”

街道肉摊上，屠夫李细嫩管切肉，李福仁脖子上挂了个退色的电工包，管收钱。晌午时分两人都顾不上吃饭，在邻铺拿几个包子填肚。李福仁收钱收到手忙脚乱，一双常年在地头忙活的手，算起经济账来煞是费劲。日头西落，看那猪肉所剩无几，破旧的电工包里鼓鼓囊囊，李福仁也估摸不清到底有多少钱，只是觉得充实到了心头，似乎把一口肥猪正呆在这包里抱着。正寻思今天回去算账可能要算到半夜，却见大儿子安春急匆匆赶来，叫道：“爹，二姐肚子疼在地上直打滚，娘叫你快回！”

李福仁脖子上挂着一袋钱急匆匆赶回家，二女儿美叶已经疼得无力。阿吉医生已到现场，端详过后道：“可能是急性阑尾炎，须到县里动手术。”当下叫了邻里后生四个，抬了竹子担架来，把美叶放上去，李福仁跟着，就往县里赶。其时增坂村还未通马路，需抬到邻村廉坑，才能搭上车。

这一住院住了半个月多，李福仁不甚晓得女儿病情，只记得自己成天跑上跑下从电工包里取钱，而那个电工包，就连睡觉也挂在他脖子上，一天一天地瘪了下去。到了出院那天，居然掏空了，李福仁在回家的路上，心有所悟，居然觉得这个包颇为碍手，顺手扔了。

过了一二年光景，算命陈先生又笃笃笃而来，青山依旧，还是那副白胖样子。有人记起前事，称赞道：“陈先生好灵验，说那猪不是他的便不是他的。”于是怂恿李福仁也来算一算，李福仁木讷，不好求神问卜之事，只是摇头憨笑。陈先生摸了摸李福仁的额头五官，喃喃道：“子孙满堂，老来孤单，你的命是捡回来的，硬得很。”李福仁一介粗人，并不明白其意，旁听者也不在意。各人只管得眼前得失，哪会空愁将来世事。



日月穿梭,光阴荏苒,转眼李福仁已经六十开外,体力不似当年能挑一二百斤担子,却仍上山种地,下海种蛏,十分苦作,家中大小事全由妻子常氏主持。这一日正晚饭时分,家里来了个不速之妇,身材干瘦,颧骨突出,脸形如橄榄,眼睛却有精光。这妇人浑身上下与常人无异,只有一个不凡之处,乃是嘴巴,伶俐刁钻,夸一个人能比花好比月圆,骂一个人能变狼心成狗肺,端的是难惹。她老公腿脚细长,浑号鹭鹭,因而人叫她鹭鹭嫂。两夫妻无儿无女,家中生计靠鹭鹭在土里刨活自给;那鹭鹭嫂仗着能说会道,消息灵通,近年做些说媒牵线的事,因能得个二三十块媒钱,又能骗到一个猪腿来吃,居然做上手了,打探到谁家未婚男儿未嫁女儿的信息,便循着气味上门来了。

常氏不敢怠慢,客气道:“你到谁家谁家
有喜,有闲等到来我家了,必有好事。快坐快坐,要是没吃饭我就添双筷子,不要客套。”当下放下碗,给鹭鹭嫂泡茶。鹭鹭嫂阻止道:“别忙别忙,你吃你的,又不是远门客。我刚

吃了晚饭，老头子在饭里多加了红薯，一出门就放屁，在你家门口放完了才敢进来呢——怕被人说不厚道，嘴上能说屁股还不闲着，见笑见笑。听人讲二春回来了，这还不信呢，过来看看，还真是回来了，啧啧啧，大变样了，看来外面水土更养人。”

二春也跟他爹李福仁一样，寡言少语，埋头吃饭，听鹭鸶嫂提到自己了，才点一下头附和一下，并不搭讪。常氏替他回道：“是呀，昨天刚回呢，是比前些年长得壮实了！”

鹭鸶嫂问道：“去了好几年了吧！”

常氏道：“前后去了四年了，让他回还不肯回来，这一对冤家，盼得我心儿都裂两瓣了。”

鹭鸶嫂道：“父子算什么冤家！这一回来，不就结了，一家子团团圆圆的多好！”

原来这家中有一桩逸事，却是村人邻里都知晓的。四年前，二春也就二十出头，在家闲着，成日跟一伙浪荡子弟玩耍，晚上也不回家过夜，把家当了饭馆，吃了就走。李福仁是极勤劳的人，最看不惯儿子德性，却也不知如何管教，只想把他赶出门去清静。那常氏是极疼儿子的，做了好人来呵护，让二春也能混日子。逢着一次，大女儿坐月子，常氏一去伺候了个把月，那李福仁自己在家做饭，偏偏不做二春的份，待其他人吃完，便锁了家门，不让二春有吃的门路。那二春在家呆不下去，打听得到一个浪荡朋友的叔叔在广东砖厂做工，有门路可以介绍过去，便寻思离家去了。因没有盘缠，便假借李福仁的名义，到村中收购蛭苗的贩子手里支了几十元，因那李福仁三天两头都有蛭苗送来，贩子也不介意。二春取了钱，到三婶家借了一个蛇皮袋子，裹了几件行李便去了广东。常氏回来，见儿子不知去向，打听了几日，才晓得去了广东，待托人写了信去，和二春联系上，晓得在砖厂勤劳做工，又有同乡关照，方得放心。这二春心气高，这一负气出

福春

走,连续几年都不想回来。后常氏在信中婉言劝了,才在四年之后回了家。

当下鹭鸶嫂开门见山,道:“二春也有二十五了吧,该寻思着讨媳妇了。”常氏道:“是呀,正要寻思这事呢,你见识的姑娘多,给我们二春留心着。”鹭鸶嫂笑道:“不留心我能上你家来?就不知二春中意什么样的姑娘,二春呀,你说说。凡你能说出个大概模样、怎样脾性、如何出身,有个一二三的说道,我保准能将那意中人从人堆里择出来。这我可不是说胡话,你娘也知道我撮合过不少满意姻缘的。”二春受了追问,才支吾了一声道:“不晓得。”常氏插嘴道:“鹭鸶嫂呀,我二春这些年只晓得工作,哪去想这事,你见识广,搭配不搭配,你可先做主意。”鹭鸶嫂笑道:“我是肯替你搭配哩,可讨媳妇这事是千人眼万人面,最终要自己看准的才觉得好。前些年我给村尾李细玉介绍一个八都的姑娘,别提多好,腰身粗屁股大,不用怀上就知将来能生男娃,要是听我的,今年早就抱上孩子了。偏是不满意,后寻了一门芦秆瘦的媳妇,风一吹能倒,结婚一两年了,如今不但没个动静,且那媳妇儿整日泡在药罐子里,他爹妈肠子悔青,断子绝孙的心都有了!”

鹭鸶嫂站在三春身边,讲得高兴,又指手画脚,身子都快挨到桌子上去,把三春弄恼了,道:“你这唾沫星子老往我碗里蹦,不让我吃饭了,走远点!”常氏忙解围道:“这孩子,说话没个分寸。”讲得鹭鸶嫂一阵尴尬,退后一步笑道:“是不是给你哥说媳妇把你惹着了,别着急,你哥讨了媳妇就轮到你了。”三春道:“笑话,我要媳妇还轮到你找,我岂不是白到县里念书了。我绝不可能要你手头那些农村姑娘的。”鹭鸶嫂装严肃道:“好,有本事的话找一个在你哥前头的,鹭鸶嫂就等着看你能耐,不要到头来又让你妈来求我了。”三春道:“又不是有金元宝捡,抢在我哥前头干吗?等我要媳妇的时候,姑娘自己会找上门来!”鹭鸶嫂不服

气道：“果然是读过些书的，说话的口气都不一样，只怕将来做的没说的那么容易，我且擦亮眼睛瞧着！”

插科打诨一阵，饭散了，剩常氏和鹭鸶嫂在厨房，两个妇人窃窃私语了一阵，鹭鸶嫂道：“我是不打无准备的仗，这庚帖子都带了，您瞧瞧。”取出一张红纸帖子来，上写：“万氏，女命，年十九岁，五月初六日子时生。”原来是横屿岛上一个姑娘，鹭鸶嫂早有心说与二春。常氏喜道：“都说你鹭鸶嫂做事麻利，我二春才回来两天就有这好事，明日就找阿肥先生合帖去。”那阿肥先生乃是本村的阴阳先生，未娶独居，时常有侄儿家接济些粮食，三餐节俭，却吃得肥胖，通晓易经风水，帮人做些红白喜事掐日子的活计。次日两妇人拿了帖子来，阿肥先生净了手，把男女双方庚帖并排在桌上，闭目掐指算了片刻，轻声开口道：“有合。”两妇人都面有喜色，同声问道：“大合还是小合？”阿肥先生神闲气定道：“不大不小，中合。大合乃是天合，为天定良缘，万里挑一，普通人家只要中合已经满意。”常氏满心欢喜，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八字有一撇了，鹭鸶嫂，事不宜迟，且把二春的庚帖给送去。”鹭鸶嫂见有成数，也颇兴奋，道：“正是，都说好事多磨，咱们得手脚麻利些才好。”叫先生写了一张二春的庚帖子，让鹭鸶嫂捎与对方合帖用。又给了阿肥先生两元合帖花彩，回去一心等鹭鸶嫂消息。

几日后，鹭鸶嫂就回了信息，进了常氏的厝里便叫道：“这两块钱真没白给，阿肥先生的合帖拿到十里八村都灵验。对方合帖了，也是有合，就等二春去看女方哩。”嚷嚷唧唧的，似要全厝的人都知道她撮合的媒有成数。常氏道：“好嘞，给他办身行头，选个好日子你带他过去。”鹭鸶嫂煞有介事道：“是呀，我也得算计着腾出日子来呢，这捎带消息来回跑路的，也要不少开销呢！”常氏婉言笑道：“你的辛苦，我这心里一并记着，等事成了一并付你媒钱，哪能忘了你的好处呢！”鹭鸶嫂道：“我倒不是计较这些，

福泰春

只是我那老头一身老病，三天两头汤汤药药的，手头紧得似拧了螺丝，哪有闲钱跑闲差使。似你这趟差使，我能省就省，不坐车不搭船，直接走路去。”

常氏笑道：“鹭鸶嫂你又说大话嘲讽我，那横屿隔着海一二里的，你能走过去不成？”鹭鸶嫂神气道：“不成就游过去呗，舍得这身皮，才能攒下两个药钱。跑我这行当，贴钱做义务也有落自己头上的：去年给李歪鼻家老大说个媒，费我来来回回跑路费，结果到头一个子儿没得。”常氏道：“你那媒钱是大钱，人家自然就忘了小头了，也是常事。”鹭鸶嫂怨道：“哎哟，说起大头来我就来气，全是义务，李老八儿子那门婚，我穿针引线忙破了头，临成了，居然说是自由恋爱，不认我这个媒人了，哎哟，那个冤呀，在我肚里堵个十天八天都出无尽。他一个土鳖儿子，拿起钢笔都会倒个儿，跟县里文化人差个十万八千，懂得什么自由恋爱？不过为撇下我的功劳赶了个假时髦。明眼人都能看出来，两家相距十几里地，非亲非故，没有我撮合能凑一块儿？还硬说是同学，没读过书哪有同学呀？这样不诚实的人家，结了婚也没有意义，过几年准得见报应……”

常氏忙止住了她的话头，道：“他嫂子，这人心好歹都看得见，用不着去烦恼它，你做了，终归是好事，人家虽短着你的，心里也能记得你的好哩。”鹭鸶嫂作势掌自己嘴巴，吐着唾沫道：“呸呸，我这刀子嘴豆腐心，话吐出来就没了。做媒人的，打心里也不愿意咒别人的不好，平时别人气着我我也不说的，这不是见了你说话投机，掏心窝子了都！”常氏给鹭鸶嫂泡了糖茶，又问了对方姑娘一些究竟，鹭鸶嫂又吐了姑娘一些信息：原来姑娘家有四姐妹，排第二。家里女儿多，到了出嫁的年龄，跟流水似的，得紧着往外赶，对男方家境不甚计较，只寻求一个老实肯干的后生嫁了出去。两妇人就着姑娘的话题闲聊下去，暂且不提。

常氏是重门面的，让二春到县里配了一套行头。买了时下县里流行的一身蓝色西装西裤；店主姑娘又建议他配一件白衬衫加一条红领带，煞是鲜艳，去了好几十块。临行，常氏又嘱咐要买双新皮鞋才般配。原来二春有双皮鞋，涂了油也能显新，常氏要儿子体面，不放心，怕配不得新衣服，又花了十来块。那二春皮肤白，晒不黑，又身材高挑，眉目清秀，回得家来，这一身行头加在身上，俨然不像个农家子弟。常氏前后上下打量，只似端详着刚出生的婴儿一般，口里赞如今衣裳做得真是好看！鹭鹭嫂也赞道：“我带过看亲的后生，数你最有派头，连我都长气哩。”只是到了临走前，居然没有人会打领带，慌里慌张，好歹从村里叫了个去过县里工作的来打上。鹭鹭嫂道：“快走快走，误了好些时间了，迟了人家以为你面子重。他嫂子，这车船费是不是交我手上来？”常氏道：“不急，二春口袋里有钱，他见过世面，哪里花钱他懂得主持。”鹭鹭嫂道：“瞧您这好手段，钱抓您手里跟上了锁似的，一准让二春的婚结得气派。”

当下从村口坐上三轮摩托斗车，摇摇颠颠而去。前七八年在西陂塘造堤拦海，村口前面的海地滩涂成了田地，又在田地之间修了一条磕磕绊绊的马路，直通到国道上去，增坂村才有得车通。那车开到渡口，又搭船开了一二里，才到横屿，一路无话。到了姑娘家，鹭鹭嫂轻车熟路，蹑手蹑脚带了进去，是一座古旧青砖大厝，住了六七八户人家。姑娘家长接了进去，都知来意，也不说话，只点头意会，二春头一回见识，只觉得跟做什么秘密事。两人被接引着，在前厅长凳上坐了片刻，未见姑娘身影。女主人客气，泡了茶。二春正一路口渴，刚要吃茶，却被鹭鹭嫂轻摁住手腕，悄声道：“姻缘未定，不能吃茶，任何东西也别放嘴里，这是规矩来着。”

二春坐立不安，只瞧着天井花盘上种的一棵石榴树，有一只

伶俐小雀跳来跳去。鹭鸶嫂习以为常，如姜太公钓鱼，稳稳等着，一切程序尽在心中。再过片刻，才见一个姑娘从外头进来，穿过前厅，进了一间厢房去了。鹭鸶嫂转看二春，似乎在打盹，忙轻声指着道：“就是这姑娘，回头出来仔细瞧了！”二春睁大眼睛，不一刻姑娘便从厢房出来，穿过前厅之间，也用余光瞥了二春一眼。但见这姑娘，不胖不瘦，不高不矮，容貌不漂亮也不难看，一个寻常不过的女儿家。鹭鸶嫂问道：“看清楚否？”二春点了点头，当下两人告辞而回。鹭鸶嫂问道：“中意么？”二春只是愣着，不说话。鹭鸶嫂道：“你也是男子汉人家了，这点面皮都没有，回头跟你娘说去，早日把意见传达了来。”

回得家来，常氏早想问个究竟了，怎奈二春金口难开。问得急了，只说个“不知道”。常氏道：“我儿，你是不是在外边做工做傻了，怎么连媳妇都不懂得挑，你是不是嫌对方哪点不好了？”软磨硬泡之下，二春才开金口吐了两个字：“太黑。”

恰那鹭鸶嫂又来寻回话，常氏便抱歉道：“恐怕不成哩，二春说那姑娘太黑，我也不知道怎生个黑法，是不是炭那么黑呀？”鹭鸶嫂慨然道：“他嫂子，我又不缺心眼，怎会介绍个黑炭给侄儿。那黑也就是不太白净而已，岛上的姑娘整日风吹的，都没那么白净，又不是大榕树上的鹭、池子里的鹅，一身白毛有啥用，多白也白不成米饭来吃。寻常人家讨媳妇，看得顺眼就过去，最重要是身材好骨盆好，能生崽，先传宗接代先有福，你说在理不在理？”

常氏道：“我也是这个意思。只是我二春见过世面，眼光挑剔，如今后生的事，咱们也做不了太多的主，不顺他的意，将来还不知道有多少为难事。我再说说他，你给费心多张罗张罗，找个你情我愿的。你手上的庚帖子排成队，注定不是什么难事。”鹭鸶嫂无奈道：“这么挑剔的主，只怕做成要扒我两层老皮了，做好事难呀！”失望之余，又问道：“那安春的猪栏是不是不养猪呀，要